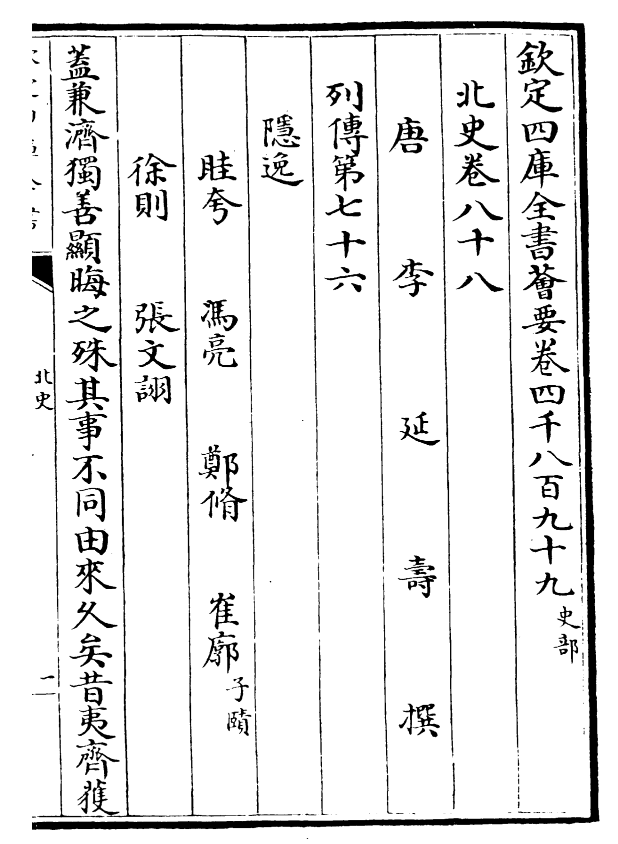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九 史部

北史卷八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

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

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

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修為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寳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令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令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縶令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䀹令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令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令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令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䀹令

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
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
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
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
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
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
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

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棲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

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

寶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賾字祖濬

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

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
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
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
陽方開東閤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
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
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蹟答曰一昨伏奉教書

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吴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顔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

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
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
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
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
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
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
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
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
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
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
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蹟答曰
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
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
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
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

天子大悦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聞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

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𧗠與河南元善河東柳𧂍太原王邵吴興姚察瑯琊諸葛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立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
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
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
憩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
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刋山
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
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
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

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王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飡松餌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

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飡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

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顔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

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
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䛒為之讚時有
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
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
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
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

屈文翊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名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翊固辭仁壽末學廢文翊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翊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翊因毀舊堵以應之文翊常有胥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翊令禁之遂為刀所傷

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

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睢今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絶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翙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北史卷八十八

北史卷八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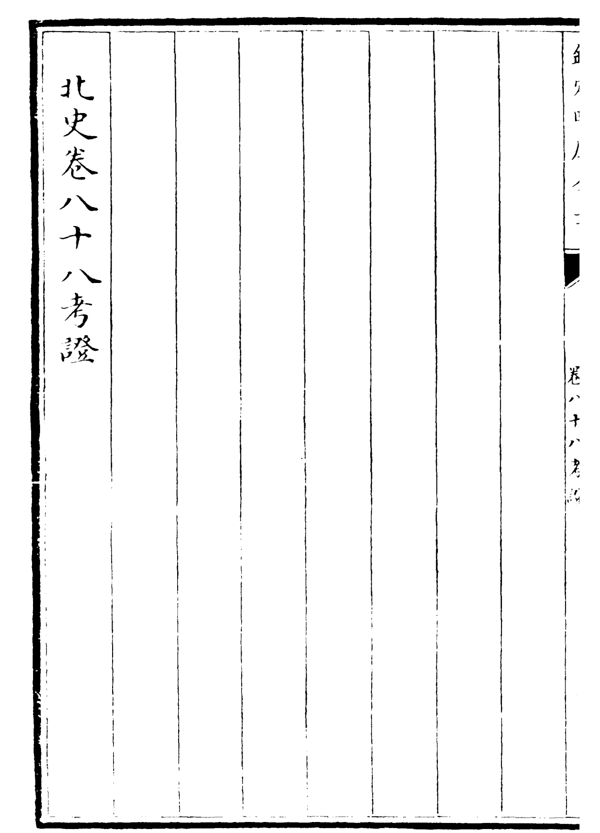
馮亮傳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法南本作既

帷風帽巾○風字下魏書有吹字

鄭脩傳尋還山舍○舍監本訛合今改從南本

崔廓傳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壺監本訛壼今改正

徐則傳夢想巖穴○穴監本訛冗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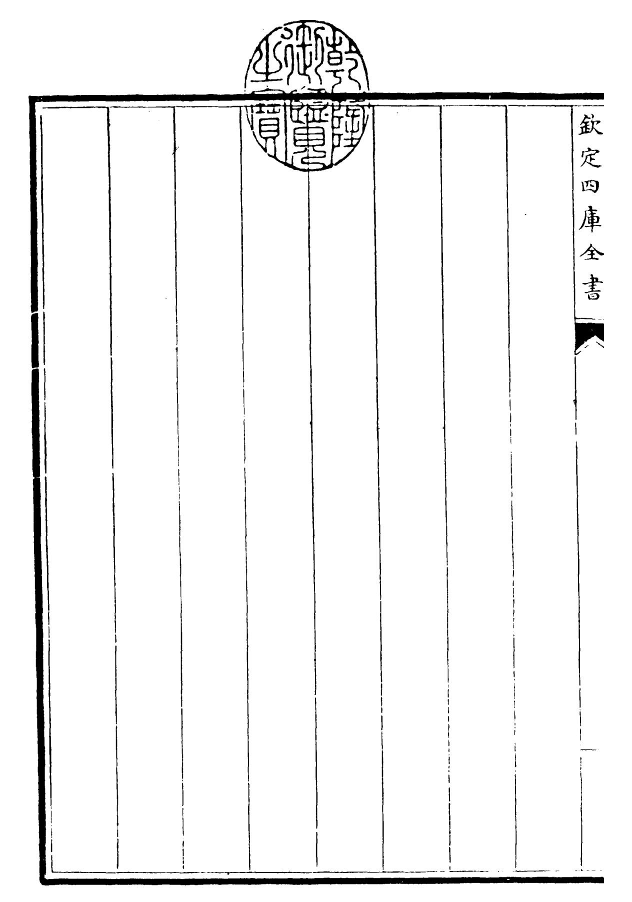


北史卷八十八考證

謹案卷八十七第八頁後五行詒遲從都督李崇

討之刊本從訛為今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世為著姓刊本姓訛性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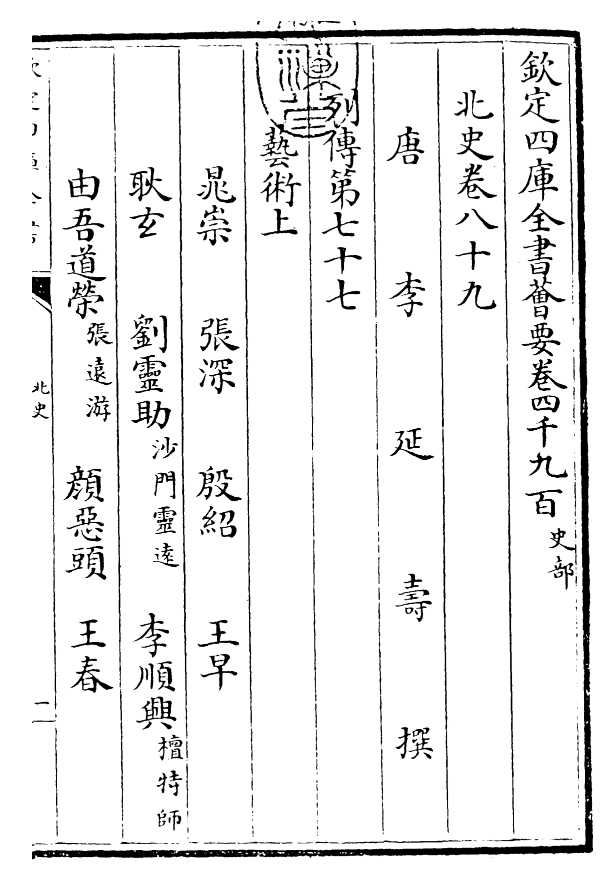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史卷八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張遠遊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麹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强練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祅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

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他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

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祅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

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顔惡頭幷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

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麞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黄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

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鈎深賾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别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

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

崔巖沙門釋曇影閒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
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
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
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
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
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
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
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廹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宫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于世其從子玖亦以學

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
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
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
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
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
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
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

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于門内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别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别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岀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宫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彦薦之早彦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𣪠此城旱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𣪠帝從之如期而𣪠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旱旱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名旱詰之旱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沲旱若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于家或言許彦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譖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

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令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頼或時負販或復刼盜賣術于市後事尒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宫

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尅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氊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

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

略不患寒冢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
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
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
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
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
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
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
也有俟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

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瓻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温泉順興求乞温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

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
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
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
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于涼州宇文仲和爲刺
史請之至州内歷觀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
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
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

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

相第二兒武邑公𧰼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

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术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説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

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耳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歴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

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兄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尺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墮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兑上天下土是今日庚

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兑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兑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兑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尒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

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隂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泰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筭歷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筭歷而不為王所待方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並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筭之會

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御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

矣然終須河内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内灰用
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
法遂絶又著樂書遁甲経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
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
為之鮮於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
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
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

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葢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盖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元象芳以渾筭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為長於趙𢾺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筭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

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

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

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

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

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

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

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

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横

死是以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

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産法豫言男女及産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魏絡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絡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絡曰火將然烟先起

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吴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呑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

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

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呌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吴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

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别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

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臯渼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于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

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

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為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

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

以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

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迴若過日午時

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

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

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

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璦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别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

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

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謡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三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

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黄神武遂改為赭黄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剄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

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内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

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世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

宜待談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

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

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

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甞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

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縁且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餪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

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
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餠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
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
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
氏滅佛法此寺隅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
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安湘郡公宋茝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茝弟諡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茝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

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
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
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
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
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
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
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

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

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强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怳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高平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幷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于地人或問之强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于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衞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葢江左寳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頴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

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畧還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没為賤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李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李才兩紙

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還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恐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潁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

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

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嵗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術

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冑玄歴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禄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寛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賔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欵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尅不對曰伐之可尅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

不悦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令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令玄感成乎質曰令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令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内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廵省帝不悦質辭疾不從

帝聞之怒遣馳傳鎻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歴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恊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歴之術隱于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于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于巖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

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于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

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
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
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
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
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
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

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

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

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禄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

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没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

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

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物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

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黒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黒氣

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

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甞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

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輙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

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㽜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甕有金數兩夫婦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命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幷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

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名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

彌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説辭義皆異先儒之㫖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録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禄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

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冑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與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歷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内史通事顔慜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

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悦漸見親用冑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卻差一度至梁虞劇歷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撿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

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賔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

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内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黄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黄道在黄道之南也雖遇正人

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
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
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冑玄
候之各得眞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
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
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
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

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曽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名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曽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囘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

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曽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曽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

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入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北史卷八十九

北史卷八十九考證

張深傳識星分案文占○文魏書作天

王早傳乃是鄭氏男五父也○男五魏書作五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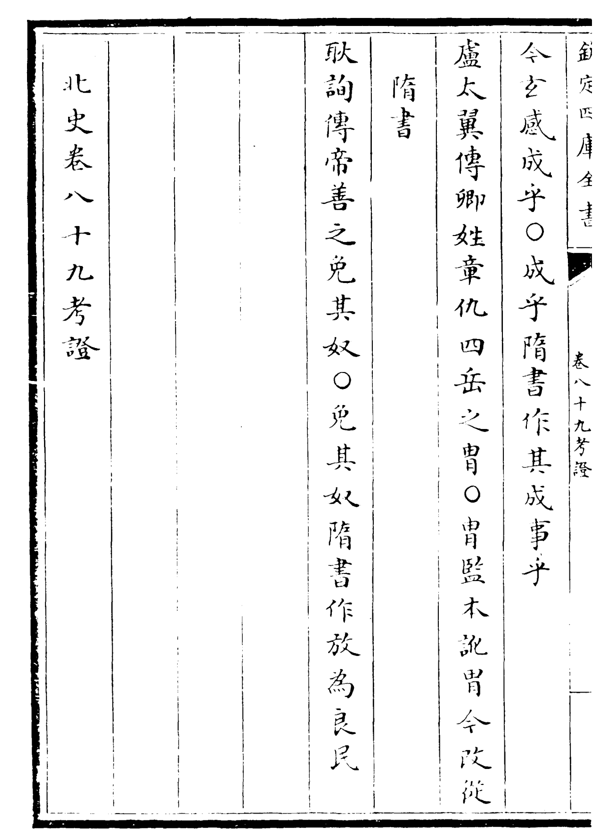
庾季才傳漢司馬遷歷世居掌○居隋書作尸

信有大道○大隋書作天

與琅琊王襃彭城劉㲉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隋書

㲉作瑴言作信

子質傳操履貞懿○懿隋書作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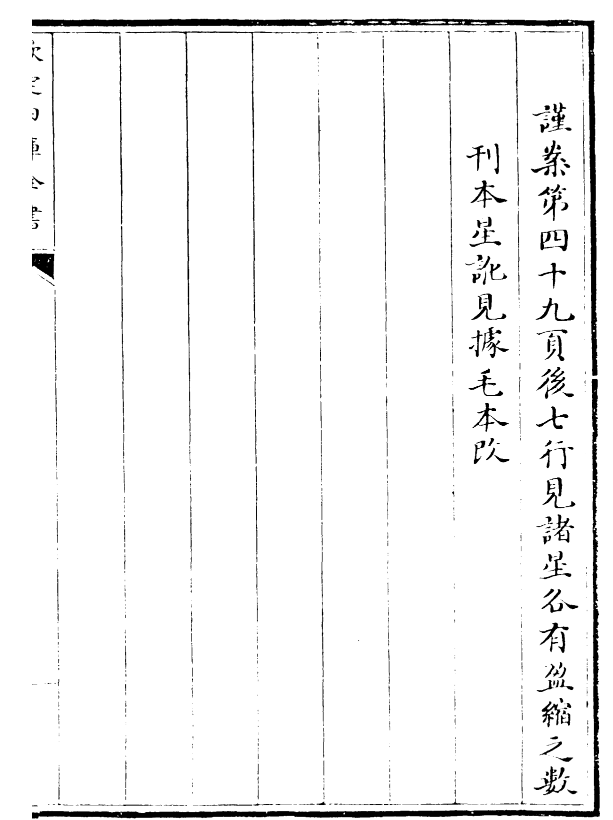

令玄感成乎○成乎隋書作其成事乎

盧太翼傳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胄監本訛胃今改從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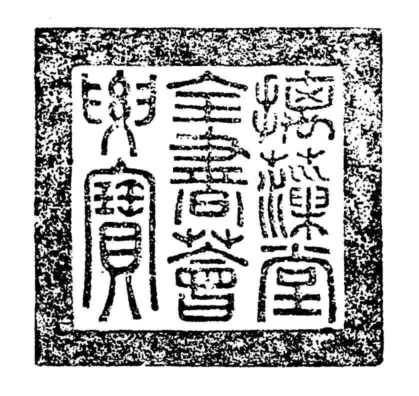
耿詢傳帝善之免其奴○免其奴隋書作放為良民

北史卷八十九考證




謹案第四十九頁後七行見諸星名有盈縮之數

刊本星訛見據毛本攺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